

金融素养提高家庭收入了吗?

蒋长流¹, 胡涛文²

(1. 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2488)

摘要: 家庭收入及其结构与家庭金融决策和行为有一定的关联性, 而作为特殊人力资本的金融素养, 则对家庭金融决策和行为具有重要影响。通过理论分析金融素养影响家庭收入的作用机制,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构建基本金融素养和高级金融素养测量指标。研究发现, 基本和高级金融素养对家庭纯收入的正向影响均显著, 且基本金融素养对家庭纯收入的正向影响更大, 这种增收效应体现了金融知识与一般认知能力不同的属性与内涵。就家庭收入结构而言, 高级金融素养对家庭工资性收入和其他收入具有显著提升作用, 同时对家庭转移性收入具有减低效应, 但基本金融素养对家庭收入结构并无明显影响。一般认知能力中的字词能力和数学能力对家庭纯收入无直接显著影响, 来自亲友渠道的社会网络以及家庭信息交互能够显著提高家庭纯收入。机制分析表明, 金融素养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增强正规信贷可得性和增加商业保险购买, 对家庭纯收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拓展研究发现, 金融素养对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正向影响更大。鉴此, 政府应完善公共金融教育体系, 丰富居民金融知识, 尤其是加强基本金融知识的普及, 居民自身也要通过网络渠道主动学习金融知识, 合理配置家庭资产并优化家庭收入结构, 促进财产性收入持续增长。

关键词: 金融素养; 家庭收入; 劳动参与率; 正规信贷可得性; 商业保险购买

中图分类号: F832.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98(2023)02-0003-10

一、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劳动力市场造成了巨大冲击, 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居民预期收入下降与收入差距扩大(蔡昉等, 2021)^[1]。而缩小收入差距, 实现益贫式增长与包容性增长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目标。当前,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 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与收入差距缩小对于拉动消费回升具有重要作用, 而提升居民家庭收入水平, 在很大程度上受居民金融素养的影响, 具备较高金融素养的家庭, 往往能够作出良好的金融决策与金融行为(尹志超等, 2014)^[2], 更有可能通过消费的增量效应和结构效应来改善家庭福利, 从而进一步助推经济增长。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不断流入城市, 城市相对贫困及其治理问题成为日益关注的方向。反贫困虽然可以通过再分配乃至三次分配有效控制, 但从内生性因素看, 摆脱贫困更应源自于工作和家庭, 反贫困问题与家庭增收密切相关。新发展格局下金融素养的提升对于缩小社会各群体之间的经济差距和共同富裕目标的最终实现至关重要。现有数据统计与研究报告显示, 我国居民金融素养水平还有待提高。CFPS2018 数据库中, 城镇居民对存款续存金额、通货膨胀和股票基金风险比三个问题正确回答的人数占比分别为 44.77%、51.99% 和 39.36%。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发布的《2021

收稿日期: 2022-03-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低碳发展的转型激励与约束机制研究”(14BJL104)

作者简介: 蒋长流(1967—), 男, 安徽岳西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低碳经济; 胡涛文(通信作者)。

年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消费者金融素养指数为 66.81,与 2019 年相比提高了 2.04 个百分点,但消费者对贷款知识、存款保险、投资理财和分散投资等方面了解不足,金融行为和技能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消费者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不仅关系着自身与家庭福祉,也有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因此,家庭实现增收与普惠金融模式下金融素养的提升之间是否具有内在关联性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已有研究表明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决策和资产配置具有重要影响,金融素养水平高意味着家庭具有较好的理财规划能力,能够优化家庭资产配置和分散投资风险。高水平金融素养的家庭行为主体会增持风险性金融资产(吴雨等,2016)^[3],增加家庭投资组合的有效性(吴卫星等,2018)^[4],从而使家庭获得更多的超额回报,且相较于基本金融素养,高级金融素养对家庭投资绩效的积极作用更大(Jiang et al., 2020)^[5]。相反,金融素养较低的家庭往往会作出错误的金融决策,导致金融市场参与度低(尹志超等,2014)^[2]、缺乏长期养老规划和借贷利率高(Lusardi & Mitchell, 2014)^[6]、家庭过度负债(吴卫星等,2018)^[7]、高昂的投资交易费用(Jiang et al., 2020)^[5]等问题。Van Rooij et al. (2011)^[8]指出金融素养能够增加消费者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并借助股票投资获益。Cumurovic & Hyll (2019)^[9]研究发现,较高金融素养的居民能够提高获取和处理金融信息的能力并进行合理的风险评估,从而及时把握创业机会增加创业的概率。此外,丰富的金融知识增强了消费者自我判断的信心(Stolper, 2018)^[10],同时更可能向专业人士寻求金融建议作为另一种信息来源的渠道并作出理性的金融决策,但金融建议并不能替代金融素养(吴锟和吴卫星,2017)^[11],它只是提高了金融知识水平高、偏好资产多元化和对经济抱有乐观预期家庭的股市参与度(Pan et al., 2020)^[12]。因此,金融素养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其本身具有不可替代性,并且能够通过影响家庭金融决策和金融行为进而影响到家庭收入水平,这也是本文研究金融素养对家庭收入提升作用的基本出发点。

就现有研究看,并未有效区分基本金融素养和高级金融素养对家庭收入的异质性影响,且关于金融素养对家庭收入结构的影响以及金融素养影响家庭收入的机制等尚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鉴此,本文借助 CFPS2014 年数据库构造金融素养指标,区分了基本金融素养和高级金融素养对家庭收入的不同影响并考察了金融素养影响家庭收入的理论机制。选择 CFPS2014 数据库的主要原因在于,该数据库对于金融素养问题的访问最为详尽,并且能够细分为基本金融素养和高级金融素养,便于考察异质性金融素养对家庭收入及结构的影响。本文的贡献在于:(1)实证分析了基本金融素养和高级金融素养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显著高于一般认知能力对家庭收入的影响,这种增收效应体现了金融知识的内涵与属性;(2)就金融素养对家庭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结构影响而言,高级金融素养显著提高了家庭工资性收入和其他收入,降低了转移性收入,而基本金融素养的影响不明显;(3)金融素养对低收入家庭收入的正向影响之所以更大,乃在于金融素养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增强正规信贷可得性和增加商业保险购买等机制起作用。

二、理论分析

(一)金融素养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高水平金融素养有助于家庭做出较好的金融决策,从而通过良好的金融行为来改善家庭福利,最为直接的是,具备较高金融素养的家庭意味着对金融信息和金融市场越了解,因此越有可能通过购买金融产品或投资房产等方式提高个体福利水平(吴卫星等,2018)^[4]。进一步地,将金融素养区分为基本金融素养和高级金融素养,基本金融素养是指居民日常生活和金融交易所需要的金融知识,在居民家庭生活中涉及和应用范围更广,而高级金融素养则要求居民掌握更为专业的金融知识以满足股票基金等投资需求,具备高级金融素养的居民家庭可额外获得产品投资收益等财产性收入,但投资风险和市场波动等因素使得投资收益的获得面临着不确定性。因此从影响范围看,相较于高级金融素养,基本金融素养对家庭收入的直接正向影响可能更大。

据此,提出假说 1:金融素养能够显著提高家庭收入,基本金融素养对家庭收入的直接正向影响更大。

(二)金融素养影响家庭收入的机制

金融素养对个体劳动参与率同样具有积极作用,高水平金融素养的居民家庭会提高金融市场的参与意

愿并购买风险性资产(尹志超等,2014)^[2],而购买风险性投资产品则需要初始投资资金以及做好应对投资风险损失的经济准备,故激励着居民提高自身劳动参与率并获得劳动收入。工资收入不仅是个人与家庭原始财富积累的重要渠道,而且是绝大部分家庭日常开销支出的主要经济来源,即使居民面临着高昂的投资损失,但通过出卖自身劳动力就可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高水平金融素养居民具备较好的财务规划能力,获得稳定的工资收入有助于居民更好地参与具备风险的金融投资活动。此外,金融素养也能够促进家庭创业决策与创业行为(Cumurovic & Hyll,2019)^[13],从而提高个体劳动参与率和家庭收入。与相对稳定的工资性收入不同,家庭金融资产和创业行为所带来的财产性或经营性收益受市场环境的影响较大,价格波动和不确定性较强,因此金融素养对家庭工资性收入的正向影响更明显。

据此,提出假说2:金融素养能够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进而增加家庭收入和家庭工资性收入。

此外,金融素养也可通过增强家庭正规信贷可得性和增加商业保险购买从而增加家庭收入。根据已有研究,金融素养可作为个人信用水平的表征,金融素养越高越容易通过金融机构贷款资质审查,从而更可能获得信贷(Lusardi et al.,2017)^[14]。具备较高金融素养的居民会主动获取借贷信息,并且对收集到的金融信息进行有效筛选和分析(Jappelli & Padula,2013)^[15],对金融信息越了解则更有可能获得贷款(崔静雯和李云峰,2019)^[16]。低信贷约束有助于缓解家庭资金约束状况,提高风险承受能力并改变应对风险的策略,通过借贷以抵御不确定性情况,从而达到改善家庭福利水平的效果。从借贷途径看,相较于正规借贷渠道,非正规借贷更依赖于借贷者的社会关系,并且常常伴随着道德风险与违约风险。然而,金融素养能够帮助家庭成员了解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政策、贷款流程等,降低认知偏差,增加对正规信贷的需求,因此较高金融素养居民家庭更可能有正规金融机构借款。

据此,提出假说3:金融素养能够缓解家庭信贷约束并增强正规信贷可得性,进而提高家庭收入。

吴锴等(2022)^[17]研究表明金融素养与居民消费总量显著正相关,特别是高级金融素养能够通过互联网使用和信息交互实现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并提高发展与享受型消费支出,故金融素养对家庭商业保险购买可能具有促进作用。此外,具备较高金融素养的居民往往具备长期规划意识(Calcagno & Monticone,2015^[18];孟德锋等,2020^[19]),能够制定更好的退休规划,而退休规划中包含了保险规划,尤其是养老保险的安排。Lusardi & Mitchell(2014)^[6]研究表明较低金融素养的家庭由于缺乏良好的退休规划,往往会导致财富积累较少。此外,居民掌握越多的金融知识与金融信息,则越了解金融产品的运作规律,将消费看作投资,这会提高居民对金融市场及金融产品的信任,金融信任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居民金融市场参与度,增加商业保险购买并提高家庭保费支出。家庭通过购买商业保险可减少因突发事件而引起的重大损失,达到风险规避的效果。这是因为,商业保险作为一种风险管理工具,能够以经济补偿的方式对冲外部负面风险冲击,还可以通过增信融资缓解家庭融资约束,提升家庭抗风险能力与收入稳健性。

据此,提出假说4:金融素养能提高居民风险管理能力并增加商业保险购买进而提高家庭收入稳健性。

三、模型与变量

(一)模型设定

使用线性回归模型来估计金融素养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ln(income_{ij}) = \alpha_0 + \alpha_1 Finl_{ij} + \alpha_2 X_{ij} + \theta_j + \mu_{ij} \quad (1)$$

式(1)中, $income_{ij}$ 表示家庭*i*在*j*省份的家庭纯收入、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其他收入, $Finl_{ij}$ 表示家庭*i*在*j*省份的基本金融素养和高级金融素养, X_{ij} 为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控制变量, θ_j 为省份固定效应, μ_{ij} 为误差项。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全文采集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度调查数据。该数据库包含受访者金融知识回答情况、家庭资产与负债、收入与支出等信息,样本具有全国代表性。

经数据清洗后,共筛选出覆盖全国 27 个省份(包括部分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家庭居民样本,其中农村样本占比约 6.5%。为克服异常值对估计结果的干扰,本文剔除了受访者年龄小于 18 岁、年龄大于 75 岁、家庭纯收入和净资产小于 100 元以及关键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使用该数据库的优势在于:①相比同类全国大范围调查数据库,该数据库对于金融素养问题的访问最为详尽,并且能够细分为基本金融素养和高级金融素养,有助于探究异质性金融素养对家庭收入及结构的影响,在政策上便于精准施策。②该数据库独有关于词组认知能力测试和数学认知能力测试部分,可减少由于词组认知和数学认知而导致的金融素养测量偏差问题,这也是后文稳健性检验的来源之一。

全文的变量如下:

1. 被解释变量:家庭纯收入。使用其作为家庭收入的衡量更能反映家庭的真实福利,依据该数据库对家庭收入的分类及定义,家庭纯收入具体包括家庭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其他收入。其中,家庭工资性收入指所有家庭成员从事农业打工和外出打工等非农雇佣工作所获得的税后工资、奖金、补贴和实物福利等;家庭经营性收入指自家农业生产纯收入以及从事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的净利润;家庭财产性收入指出租或出卖土地、房屋等生产资料和投资金融产品获得的收入;家庭转移性收入指政府给予的养老金、补助补贴等和社会捐助、征地补偿金、住房拆迁补偿金获得的收入;家庭其他收入指私人赠与、节假日礼品礼金、人情礼收入、博彩收入等。

2. 核心解释变量:金融素养。与 Liao et al. (2017)^[20] 衡量方法一致,使用问卷中 13 个有关金融素养题目的回答情况作为家庭决策者基本金融素养和高级金融素养的衡量。家庭决策者为最熟悉家庭财务状况的财务回答人。基本金融素养问题包括银行一年期定期利率、存款到期金额、存款续存金额、货币购买力、货币时间价值和投资风险共 6 个问题。高级金融素养问题包括股票投资风险、决策银行、投资产品风险比、购买股票含义、基金描述、理财产品含义和股票市场功能共 7 个问题。针对上述变量,回答正确记为 1,回答错误或不知道记为 0,按照对应模块中的金融素养问题,使用迭代主因子法进行因子分析,KMO 值均大于 0.6,依据特征值大于 1 的原则,提取一个因子,即基本金融素养和高级金融素养,累计贡献率分别达 81.61% 和 81.17%,依据旋转后因子载荷即可计算出基本金融素养和高级金融素养得分。从问题回答情况上看,居民基本金融素养问题回答正确率较高,而高级金融素养较为匮乏。55.3% 的家庭关注银行定期存款利率,59.41% 的家庭正确回答货币购买力问题,但购买股票含义和基金描述问题回答正确率较低,仅有 16.39% 和 12.16%。

3. 机制变量。第一,劳动参与率。参与劳动指受访者除了家务劳动和义务志愿劳动外,过去一周至少工作一小时,包括农业工作、临时放假、失业等;失业指过去一月找过工作且有合适的机会能够在两周内开始工作,符合条件的记为 1,否则为 0。在估计时笔者剔除了不在劳动力市场范围的样本,包括上学、丧失劳动能力、男性 60 岁及以上且退休、女性 55 岁及以上且退休样本。第二,家庭信贷约束与正规信贷可得性。家庭信贷约束选用问卷中“紧急情况下尽快筹集一笔 2 万元的资金,您认为筹款难度如何”,将很困难赋值为 1、比较困难赋值为 2、一般赋值为 3、比较容易赋值为 4、很容易赋值为 5,数值越大则家庭信贷约束越弱。家庭正规信贷可得性指家庭当前有尚未还清的银行等正规融资机构借款,符合条件的记为 1,否则为 0。第三,商业保险购买。使用去年家庭购买商业保险费用的对数来衡量商业保险购买情况。

4. 控制变量。在已有文献基础上,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第一,个体特征变量,包括家庭决策者的年龄、年龄平方、性别、户口、婚姻、受教育年限、风险偏好和健康状况,这些变量能够反映不同家庭间的收入差异,是影响家庭收入的重要因素;第二,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社会网络、家庭信息交互、家庭净资产和家庭规模。笔者使用年人情礼支出的对数值衡量家庭社会网络,该支出是指过去一年家庭因为亲朋好友家里结婚、拜年等总支出,使用年邮电通信支出的对数值衡量家庭信息交互。地区层面加入了是否为东部地区控制变量,进一步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为减弱数据的异方差性,对部分经济类变量字段值先加 1 再取对数。

表 1 为部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 部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家庭纯收入	取对数(元)	3376	10.8090	0.9948	4.9416	15.6526
工资性收入	加一取对数(元)	3515	8.1546	4.5066	0	15.2018
经营性收入	加一取对数(元)	3475	1.4807	3.5656	0	13.9978
财产性收入	加一取对数(元)	3513	0.9936	2.8838	0	12.7657
转移性收入	加一取对数(元)	3478	4.9600	4.9212	0	15.6103
其他收入	加一取对数(元)	3515	1.1914	2.9769	0	11.8494
基本金融素养	因子分析	3515	-5.50e-09	0.7227	-1.5670	0.8211
高级金融素养	因子分析	3515	2.97e-09	0.5841	-0.6755	1.3479
年龄	实际值	3515	47.7058	13.5541	18	75
年龄平方	实际值	3515	2459.5080	1303.6290	324	5625
性别	男性=1;女性=0	3515	0.4444	0.4970	0	1
户口	农业户口=1;非农户口=0	3509	0.2186	0.4133	0	1
婚姻	在婚=1;其他为0	3515	0.8282	0.3773	0	1
受教育年限	实际值	3515	10.3127	4.0753	0	19
风险偏好	不愿承担风险到高风险4个等级	3495	1.9814	0.9525	1	4
健康状况	不健康到非常健康5个等级	3515	2.9434	1.1067	1	5
家庭规模	同灶吃饭人数	3515	3.2358	1.5033	1	17
年人情礼支出	加一取对数(元)	2979	7.9080	1.1175	0	11.5522
年邮电通信支出	加一取对数(元)	3496	7.4218	1.2645	0	10.4913
家庭净资产	取对数(元)	3320	12.5477	1.7132	4.6052	16.7348
东部	东部=1;中西东北部=0	3515	0.3755	0.4843	0	1

四、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

将使用因子分析法计算的基本金融素养和高级金融素养分别作为解释变量,代入式(1)中进行估计,检验结果如表2列1和列2,在控制个体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地区特征变量和省份固定效应后,列1中基本金融素养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0.08,列2中高级金融素养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0.06,表明金融素养对家庭纯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基本金融素养和高级金融素养每提高10%,家庭纯收入提高约0.8%和0.6%。列3中在同时引入基本金融素养和高级金融素养变量后,高级金融素养估计系数不再显著,基本金融素养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意味着基本金融素养对家庭纯收入的提升作用更大。控制变量上,家庭决策者的年龄平方、受教育年限、风险偏好、家庭规模和家庭净资产与家庭纯收入显著正相关,家庭人情礼支出与家庭纯收入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来自亲友渠道的社会网络能够促进家庭增收,邮电通信支出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信息交互对家庭纯收入具有积极作用。

表2 金融素养与家庭纯收入

变量	(1) OLS	(2) OLS	(3) OLS
基本金融素养	0.0832*** (0.0244)		0.0756*** (0.0251)
高级金融素养		0.0624** (0.0302)	0.0407 (0.031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687	2687	2687
拟合优度	0.3524	0.3506	0.3529

注:***、**、*分别表示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篇幅所限,省略控制变量估计结果;下文回归结果中均加入了控制变量和省份固定效应。

(二) 内生性处理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金融素养能显著提升家庭纯收入,但家庭收入会影响家庭成员参与金融市场的意愿与可能性,从而影响学习金融知识的能动性,即存在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同时家庭收入也面临着个人能力、文化观念等不可观测变量的影响。为此,借鉴单德朋(2019)^[21]的做法,选取同社区平均金融素养作为工具变量。具体估计结果如表3列1和列2,工具变量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F统计值均大于10,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同社区平均金融素养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同社区平均金融素养与受访者金融素养显著正相关。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表明,基本金融素养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为0.17且通过内生性检验,高级金融素养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为0.26且通过内生性检验,表明金融素养能够显著提高家庭收入水平。与OLS回归结果相比,使用工具变量法回归的控制变量系数大小与显著性基本保持不变,而基本金融素养和高级金融素养估计系数偏大,原因可能在于,受访者通过猜测正确回答了金融素养问题,导致所测度的金融素养水平偏高,从而使OLS回归中金融素养对家庭收入的提升作用被低估。

表3 内生性处理

变量	(1) IV	(2) IV
基本金融素养	0.1744 *** (0.0546)	
高级金融素养		0.2552 *** (0.0605)
样本量	2687	2687
拟合优度	0.3490	0.3406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0.8011 *** (0.0313)	0.8103 *** (0.0273)
第一阶段F值	38.29	58.08
DWH检验	3.4536 *	13.6144 ***

注:***、**、*分别表示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三) 稳健性检验

将进一步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第一,将人均家庭纯收入的对数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带入原模型中进行变量替换,表4列1和列2给出了相应的估计结果,列1和列2中基本金融素养和高级金融素养估计系数分别在1%的水平上和5%的水平上为0.11、0.08,表明金融素养对人均家庭纯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为剔除金融素养测量方法对估计结果准确性的影响,针对衡量基本金融素养和高级金融素养的问题,将问题正确回答的个数占全部问题的比例作为受访者金融素养最终得分,表4列3和列4估计结果表明金融素养对家庭纯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基本金融素养对家庭纯收入的正向影响更大。第三,为克服一般认知能力对估计结果的干扰,还引入了词组测试得分和数学测试得分变量,估计结果显示,词组能力和数学能力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这表明字词能力和数学能力对家庭纯收入并无直接显著影响。即便在控制字词能力和数学能力后,表4列5和列6估计结果显示,基本和高级金融素养对家庭纯收入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这也意味着金融素养绝非等同于一般认知能力(单德朋,2019)^[21],金融教育需要体现金融知识的属性而非仅仅通过一般认知能力就能实现收入提高。上述方法的估计结果均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OLS	(2) OLS	(3) OLS	(4) OLS	(5) OLS	(6) OLS
基本金融素养	0.1083 *** (0.0266)		0.2800 *** (0.0633)		0.0732 *** (0.0249)	
高级金融素养		0.0810 ** (0.0330)		0.1786 ** (0.0735)		0.0523 * (0.0308)
样本量	2692	2692	2687	2687	2684	2684
拟合优度	0.3301	0.3274	0.3544	0.3510	0.3519	0.3505

注:***、**、*分别表示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五、机制检验与拓展分析

(一) 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的理论机制分析,表5检验了劳动参与率、正规信贷可得性和商业保险购买是否为金融素养影响家庭收入的机制。列1和列2分别为基本金融素养和高级金融素养对家庭决策者劳动参与率的估计结果。列1中基本金融素养估计系数在10%的水平上为0.09,列2中高级金融素养估计系数为0.2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金融素养特别是高级金融素养对个体劳动参与率具有促进作用。表5中列3和列4为金融素养对家庭信贷约束的估计结果,列3和列4估计结果表明金融素养缓解了家庭信贷约束。列5和列6为金融素养对家庭正规信贷可得性的估计结果,列6中高级金融素养系数在1%的水平上为0.18,表明高级金融素养显著增强了家庭正规信贷可得性。列7和列8检验了商业保险购买是否为金融素养影响家庭收入的机制,基本金融素养估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高级金融素养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为1.04,这意味着高级金融素养能够提高家庭商业保险购买支出。将上述机制变量带入模型对家庭纯收入进行回归,结果均呈现显著正向影响。

表5 机制检验:劳动参与率、信贷约束和商业保险购买

变量	(1) Probit	(2) Probit	(3) OProbit	(4) OProbit	(5) Probit	(6) Probit	(7) Tobit	(8) Tobit
基本金融素养	0.0926* (0.0541)		0.1320*** (0.0326)		-0.0244 (0.0537)		0.5261 (0.3270)	
高级金融素养		0.2081*** (0.0689)		0.1400*** (0.0403)		0.1795*** (0.0611)		1.0390*** (0.3769)
样本量	2265	2265	2788	2788	2391	2391	2774	2774
拟合优度	0.2535	0.2561	0.1013	0.1008	0.1590	0.1626	0.0656	0.0662

注:***、**、*分别表示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二) 金融素养对家庭收入结构的影响

家庭不同收入具备不同特性,因而需要进一步考察金融素养对家庭收入结构的影响。由于家庭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是受限被解释变量,故使用Tobit模型进行估计。表6中列2关于家庭工资性收入的估计结果在1%的水平上为0.63,表明高级金融素养对家庭工资性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原因在于,上文结论表明金融素养能够提高个体劳动参与率,因此提高了工资性收入,且金融素养的高低会影响到消费者就业选择,较高金融素养的居民会主动搜求职信息从而获得就业机会,且更偏向选择正规就业和非农就业,此类就业往往能够获得较高的收益。列8关于转移性收入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上为-0.54,表明高级金融素养降低了家庭转移性收入,这是因为较高金融素养家庭往往伴随着高收入水平,更不可能受到社会和政府的捐助。列10估计结果表明高级金融素养对家庭其他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表6 金融素养对家庭收入结构的影响

变量	(1) 工资性收入	(2) 工资性收入	(3) 财产性收入	(4) 财产性收入	(5) 经营性收入	(6) 经营性收入	(7) 转移性收入	(8) 转移性收入	(9) 其他收入	(10) 其他收入
基本金融素养	0.1592 (0.1160)		0.7871 (0.7563)		0.5365 (0.6428)		-0.2358 (0.2107)		0.3351 (0.5850)	
高级金融素养		0.6250*** (0.1436)		-0.7485 (0.8881)		-0.6478 (0.7821)		-0.5426** (0.2724)		2.0399*** (0.7194)
样本量	2789	2789	2787	2787	2758	2758	2675	2765	2789	2789
拟合优度	0.2973	0.3016	0.0845	0.0844	0.0897	0.0897	0.1107	0.1109	0.0210	0.0226

注:***、**、*分别表示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进一步考察了金融素养对纯收入在10分位、25分位、50分位、75分位和90分位家庭的影响差异,表7

给出了相应的估计结果。由表 7 可知,随着家庭纯收入分位点的提高,基本金融素养和高级金融素养对家庭纯收入的估计系数大小逐渐降低甚至变为不显著,表明基本金融素养和高级金融素养对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正向影响更大。同时与在相同分位点的高级金融素养估计系数相比,总体上基本金融素养估计系数较大且更显著,这意味着基本金融素养对家庭纯收入的影响更大,进一步突出了普及基本金融知识的重要性。

表 7 分位数回归

变量	P10	P25	P50	P75	P90
基本金融素养	0.2221***	0.0965***	0.0427**	0.0369	0.0352
	(0.0730)	(0.0268)	(0.0208)	(0.0228)	(0.0292)
样本量	2687	2687	2687	2687	2687
拟合优度	0.2072	0.2313	0.2447	0.2593	0.2538
高级金融素养	0.1812**	0.0771**	0.0462*	0.0578**	0.0379
	(0.0864)	(0.0322)	(0.0259)	(0.0278)	(0.0382)
样本量	2687	2687	2687	2687	2687
拟合优度	0.2025	0.2300	0.2446	0.2597	0.2540

注:***、**、* 分别表示 1%、5%、10%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已有文献从教育、社会资本、数字鸿沟等角度解释了居民家庭间收入的差异,然而,上述特征往往忽视了影响家庭收入的更深层次因素与内在动力。借助 CFPS2014 数据库,区分了基本金融素养和高级金融素养对家庭纯收入的影响,考察了金融素养提升家庭收入的内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基本和高级金融素养均能够有效提升家庭纯收入,且基本金融素养对家庭纯收入的正向影响更大,控制内生性后结论依然显著,与一般认知能力不同的是,金融素养的增收效应体现了金融知识的内涵与属性。第二,一般认知能力中的字词能力和数学能力对家庭纯收入无直接显著影响,来自亲友渠道的社会网络以及家庭信息交互能够显著提高家庭纯收入。第三,考虑到家庭收入结构,高级金融素养显著提升了家庭工资性收入和其他收入,同时降低了家庭转移性收入,基本金融素养对家庭收入结构并无明显影响。第四,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金融素养对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正向影响更大。第五,机制检验表明金融素养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增强正规信贷可得性和增加商业保险购买从而增进家庭收入。

基于以上实证结果和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 强化政府和居民家庭在提升金融素养中的角色扮演

政府应当不断完善公共金融教育体系,有针对性地对居民加强金融知识教育,积极在学校或工作场所开展金融教育活动,尤其是基本金融知识的普及,从而改善家庭收入结构和缩小收入差距。居民自身也要通过互联网等渠道主动学习金融知识和获取金融信息,同时也要学会辨别和筛选金融信息,提高理性判断的能力,减少非理性投资,合理配置家庭资产。

(二) 重视一般认知能力在金融教育中的作用

在设计金融教育项目时,既要关注受教育者一般认知能力(字词能力和数学能力)的提高,更要体现金融知识属性,二者并不能等同。居民自身一般认知能力的提高从早期教育阶段便开始积累,分别对应语文和数学的学习,较好的认知能力有利于更好地理解金融信息和进行价值计算,提高学习金融知识的效率,从而做出正确的金融决策。

(三) 提高家庭风险防范意识与风险管理能力,完善各类保险制度

政府应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居民普及金融知识和保险知识。居民可通过购买各类保险,如健康险、养老险等,防止因突发意外而导致的家庭收入损失,低收入家庭更需要借助保险以达到减支的效果。保险公司及相关机构应为不同风险偏好、收入状况的消费者制定出最合适的保险产品,让消费者真正实现减支的效果。

(四)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

提升居民家庭尤其是老年群体对互联网的应用技能,缩小地区与家庭间的数字鸿沟,同时利用数字技术实现金融服务的全面普及,从而降低家庭信息搜寻成本,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畅通居民主动获得金融知识和金融服务的渠道。

(五)强化金融市场监管

通过负面清单制度和市场准入规则建立一个体系完备的金融市场,坚决打击市场中的欺诈行为,保护消费者尤其是弱势消费群体的权益,提高消费者金融市场参与度与金融福祉。还应完善保障性住房制度和推进房地产税改革,严格控制房地产价格过快增长与结构性失衡,不断缩小居民间财产性收入差距。

参考文献:

- [1] 蔡昉,张丹丹,刘雅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基于个体追踪调查的全面分析[J]. 经济研究,2021(2):4-21.
- [2] 尹志超,宋全云,吴雨.金融素养、投资经验与家庭资产选择[J]. 经济研究,2014(4):62-75.
- [3] 吴雨,彭嫦燕,尹志超.金融素养、财富积累和家庭资产结构[J]. 当代经济科学,2016(4):19-29+124-125.
- [4] 吴卫星,吴锬,张旭阳.金融素养与家庭资产组合有效性[J]. 国际金融研究,2018(5):66-75.
- [5] Jiang J. L., Liao L., Wang Z. W., et al. Financial literacy and retail investors' financial welfare: Evidence from mutual fund investment outcomes in China[J]. Pacific - Basin Finance Journal, 2020(3):1-25.
- [6] Lusardi A., Mitchell O. S. The Economic Importance of Financial Literacy: Theor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4(1):5-44.
- [7] 吴卫星,吴锬,王琰.金融素养与家庭负债——基于中国居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J]. 经济研究, 2018(1):97-109.
- [8] Van Rooij M., Lusardi A., Alessie R. Financial Literacy and Stock Market Participation[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1(2):449-472.
- [9] Cumurovic A., Hyll W. Financial Literacy and Self - employment[J]. 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 2019(2): 455-487.
- [10] Stolper O. It takes two to Tango: Households' response to financial advice and the role of financial literacy [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18(4):295-310.
- [11] 吴锬,吴卫星.理财建议可以作为金融素养的替代吗?[J]. 金融研究,2017(8):161-176.
- [12] Pan X. F., Wu W. X., Zhang X. Y. Is financial advice a cure - all or the icing on the cake for financial literacy? Evidence from financial market participation in China[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2020 (3):1-17.
- [13] Cumurovic A., Hyll W. Financial Literacy and Self - employment[J]. 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 2019(2): 455-487.
- [14] Lusardi A., Michaud P. C., Mitchell O. S. Optimal financial knowledge and wealth inequalit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7(2):431-477.
- [15] Jappelli T., Padula M. Investment in financial literacy and saving decisions[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13(8):2779-2792.
- [16] 崔静雯,李云峰.金融知识:一个文献综述[J]. 金融教育研究,2019(6):48-59.
- [17] 吴锬,王沈南,李鸿波.金融素养如何影响居民消费?[J]. 财贸研究,2022(2):1-13.
- [18] Calcagno R., Monticone C. Financial Literacy and the Demand for Financial Advice[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15(1):363-380.
- [19] 孟德锋,季颖,李丹.金融素养对家庭理财决策影响的性别差异[J]. 金融教育研究,2020(2):12-24+57.

- [20] Liao L. ,Xiao J. J. ,Zhang W. Q. ,et al. Financial literacy and risky asset holdings:evidence from China[J]. Accounting & Finance,2017(5):1383 – 1415.
- [21] 单德朋. 金融素养与城市贫困[J]. 中国工业经济,2019(4):136 – 154.

Does Financial Literacy Increase Household Income?

JIANG Changliu¹, HU Taowen²

(1. School of Economic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601 , China ;

2. School of Economic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 China)

Abstract: Household income and its structure are related to household financial decisions and behaviors, while financial literacy, as a special human capital,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household financial decisions and behaviors. This paper theoretically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financial literacy affecting household income, and constructs measurement indicators of basic financial literacy and advanced financial literacy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in 2014.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basic and advanced financial literacy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household net income, and the positive impact of basic financial literacy on household net income is greater, this income effect reflects the different attributes and connotations of financial knowledge and general cognitive ability. In terms of household income structure, advanced financial literacy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household wage income and other income, and has a reduction effect on household transfer income, but basic financial literacy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household income structure. Word ability and mathematical ability in general cognitive ability have no direct significant impact on family net income, while social network from friends and relatives and family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family net incom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financial literacy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household net income by increasing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enhancing the availability of formal credit, and increasing commercial insurance purchases. The extended study finds that financial literacy has a greater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ncome of low – income households. In view of this, the government should improve the public financial education system, enrich residents' financial knowledge, especially strengthen the popularization of basic financial knowledge. Residents themselves should als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learn financial knowledge through online channels, rationally allocate household assets and optimize the household income structure,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growth of property income.

Key words: Financial literacy; Family incom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Availability of formal credit; Commercial insurance purchase

(责任编辑:罗序斌)